

远方

□苏州 葛金法

远方在那头,远方又在这头,又近又远,又远又近。

细长的枝条伸着脖子,在墙边低语着。阳光从身边走过,笑着看着,没有说话。

我看到她时,她正被风颤巍巍地吹进了视频里。深蓝色的棉布鞋贴着地面,轻声“唠叨”着大半生的记忆。影子努力跟着,像个蹒跚的老人,又像个听话的孩子。

于是,我放下了口头正说着的话,眼睛看着她,大声唤了声“奶奶”。她没有听到,浑浊的双眼看着脚下,仿佛在寻找着什么。一双枯槁的手放在身后,扶着被岁月压弯的背,晃悠悠着身子,踏进了院子里。

视频连线的那头,父亲转过身去,他也看到了奶奶。一手举着手机,快步地走过去,摄像头摇晃着对着她,将手机放到了她的手上。

斑白的头发先发现了什么,在风中张望着。一张布满皱纹的脸慢慢抬了起来,看到了手机,凑了上去,四下里寻找着。那一条条皱纹在镜头中慢慢铺成一条条曲折折的

路,瘦黄的脸吹起漫天的尘土,透着熟悉。

秋日的霜落在她稀松的眉毛上,还未散去,又下过一场雪,眉毛被刷成了花白。她眼睛紧盯着手机屏幕,耳朵也贴近了,仅剩的几颗门牙不停地重复着“谁呀”。

父亲凑在她的耳边,大声告诉她。我也将声音的按键调高了两格。这下,她终于听到了。干皱的脸慢慢笑开,深深的皱纹挤成了一朵朵花,散发着幸福的生活味。她叫着我的小名,苍老的声音里咀嚼着亲切,冬眠的记忆也被叫醒了,温暖而湿润着。视频那头,她问我什么时候回家?

那张期待的脸在镜头中静听着、等待着。苍老的嘴唇颤抖着,像是一直在念叨着什么。我大声告诉她,因为疫情原因,过年不回家了。

当我说完,镜头中的那张脸仍旧在等待着。她应该是听到了,眼神中微微泛起的失落躲闪着,藏进了浑浊的眼中。父亲在一旁,也大声向她解释着。她点点头,让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。我连连应下,又关心地询

问了她的身体情况。那头,她一直看着,都眨眼都舍不得。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,有没有听清,只见她不停地地点头应下,又关切着。我们就这样,对着视频,在不同的地方,不同的频道中,同步着同样的关切,熟悉而又温暖。

我也不知说了多久,还是父亲拿过了手机。我看到她一直站在父亲的身旁,看着手机的方向,守着什么。突然,我看到父亲身边的她又笑了,开心得像个孩子。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听见了什么,但我猜,她一定是想起了什么。

我仿佛看到,一只喜鹊不知从哪里飞上了院墙外老树的枝头,开心地叫着,说着什么。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围坐在老人身边,问她喜鹊从哪里来的?老人告诉小孩从远方飞来的。

远方是哪里?小孩不知道。但枝条知道,和阳光对视了一眼后,记下了喜鹊的话,静候起绿的佳音。细长的枝条弯弯曲曲着,和她脸上的皱纹相连着,通向熟悉的远方。

煮一杯香茶

□湖北长阳 刘玉新

二月才起头,还没到采茶的时节,父母便有些迫不及待了,趁着太阳忙着晾晒衣物被子,准备收拾利索了回老家采茶去。

今年的雨水格外多,一个正月都没消停过,茶山的人都知道,这样的天气,恐怕茶质是差了些,缺了阳光,那茶的味似乎就淡了许多。别说是茶,就是人一个月不见阳光,精气神也打了折扣。

每年的三月,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候。天刚蒙蒙亮,母亲就背着背篓下地采茶了,她得趁太阳不大的时候尽量多地赶活儿。母亲年纪大了,手早已没有年轻时那么灵便,那么小的芽苞采着采着就从手指缝里掉地上了。这几年,生活好了,并不指着靠着茶叶称盐买油过日子,所以,采多采少都行,她和父亲看重的是采。采了,地就不会荒着,来年的茶照样绿油油长在山坡上。

大集体采茶的时候,我周末都可以帮上忙。一只茶凳,一个背篓,

天亮赶早,擦黑收工,一天下来可以采个半篓大半篓,母亲就常常夸奖我的手法儿快,我也常常在小伙伴中得意得不得了。现在想来,那时的茶采得过于粗放,不像如今采得这么精致,当然背篓里就装得满。

父亲采不好茶,那双握犁把锄把的手,粗粗糙糙,团不拢尖尖细细的芽茶,采三叶掉两叶,所以他干脆不添乱,担水劈柴,做他分内的事。父亲虽说不采茶,但却爱喝茶。晚上收了工,常常执一个陶瓷小茶罐,把罐底放在火塘的柴火上烤,待到烤得滚烫的时候便把整好的新茶放在罐里轻轻簸动,直到簸得有了焦香味儿,才把火塘上炊壶的开水“滋儿”的一声倒进去,不一会儿,茶就喷香喷香地跑满了一屋。

老家把这种茶叫作“罐儿茶”。罐儿茶算得上是工夫茶,工序不多不少,火候不大不小,手法不轻不重,茶味儿才正。也有极讲究的泡法,那是取了头年储存的梅花雪,柴

火以枞柴加松毛橘子皮,茶叶不能像现在的芽茶,要长出两三片的为好,既不嫩也不老,团在鼻尖有一股阳光的味道。

父亲喝茶有瘾,喝得酩,一杯茶喝得滋味悠长。我们不行,怕酩,但喜欢闻那茶香,也喜欢看父亲忙完一天农活,晚上坐在火塘边持了陶罐泡茶那副沉醉的样子。父亲知道我们怕酩茶,喝完第一道,掺了水,才找来几个杯子,大人小孩一人一杯,他是在分享春天的成果,也是在消除劳作一天后的疲乏。

久而久之,我也学会了泡罐儿茶。学着父亲的样子,把一罐茶泡得有了滋味。后来的日子里,不论春夏秋冬,只要我在家,父母晚上收工回来的时候,总有一杯热腾腾的茶在桌上放着。如今父母年事高了,田间地头有时就只是个牵挂,那一地的春茶也多半只是个念想,但在城居的日子里,我仍然会泡上一杯香茶,端到父母的面前。

一半是山川湖海

□河北石家庄 刘云燕

有人说,生活一半是山川湖海;一半是烟火日常。

我和爱人性格互补,他性格外向开朗,属于“外交人才”型,善于结交朋友,人缘儿极好,处理起外界事务,得心应手。我性格内向,属于“细致周到”型,大事小情会帮他考虑周全。家里的各种票据、账单,重要证件,我都会一一收好。

爱人是标准的美食家,烟火日常就有了更多的美食相伴。各种食材,在他手中,都会被麻利地处理,继而制作出一桌飘香的美食来。每天下班,爱人早已回家。每当我走到小区里,就会抬头看到厨房温暖的橘色灯光。灯光下,爱人正在厨房忙碌着。

在爱人的精心指导下,我已经学会了制作简单的餐食。每天清晨,我会制作一张全麦的小饼,煎上两个鸡蛋,冲泡上我们喜欢喝的牛奶。

日常的生活,皆因为我们的努力,而变得充满了温馨。

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不过,我们心中也有山川湖海。我们渴望着相携相伴着,万水千山走过。我最爱的一本书,是爱人给我买的《中国自驾地理图册》,轻轻翻来,每个省份都有那么多被我称为“远方”的风景。似乎,诗和远方触手可及。每当我翻看书页,我们就开始计划着一场远行。

为了与山川湖海的相遇,每一次出发,都要颇费番周折。我们要请假到相同的日期,还要处理好各种家务,安排好孩子。这时节,我们就可以朝着梦想远行了。最难得的一次远行,是几年前,我们在几次两三千公里的尝试后,我就萌发了自驾西藏的想法。

如果换作其他人,只会对我说:“疯了”。可是,爱人却拍拍胸脯说:

“只管去就好了。”于是,那个在我心中蕴藏了多年的西藏梦,开始清晰。我们沿着青藏线,领域了如宝石般的青海湖,站在青海湖畔看日出,体味了自然最盛大的馈赠。接着,我们到达了被誉为“沙漠之狐”之称的格尔木。在那里正值秋季,我们欣赏到了大漠胡杨,那份根植于沙漠的昂扬,让我们感动不已。在沙山上,爱人拉着我的手,缓缓地走着。远方是金色的胡杨,近处是我们走过的脚印。沙山如波流,壮美无边。从格尔木到拉萨,我们走了两天。翻越唐古拉山,经过藏北草原,一路上,我们欣赏着雪山林立,道路蜿蜒,直到我们的车子开到了布达拉宫脚下。

想来,当我们老了,这一切都是我们最美的回忆吧。幸福的婚姻生活如果可以分为两半,那么一半是烟火日常,一半是山川湖海……

门前流水尚能西

□南京 董丹时

2021年的第一个工作日,我一番忙碌,把办公室收拾得气象一新。坐下来,打开电脑,习惯地打开工作日志,忽然意识到,二月底,我就退休了。

自从十五岁顶职参加工作,从织布厂的挡车工做起,持续努力,学习、考试、实践,一路跋涉,成长为高级会计师。在平凡的岗位上尽心尽职,作为部门负责人,多次获得团体和个人荣誉。业余在各类报纸杂志发表专业文章、散文,成为业余作者。体会了奋斗的艰辛,也品尝到成果的甘甜。如今,这一切马上要结束了,怎能不让人心生留恋?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仓惶与失落在心间弥漫,我禁不住起身踱步,平复心情。

望着窗外蓝天上飘逸的云朵,忽然记起苏东坡的《浣溪沙》:“谁道人生无再少?门前流水尚能西。休将白发唱黄鸡”。好一个“流水能西”啊!况且我还黑发如云,怎能就此止步?

我打开文件柜,将所有资料再次归类,根据类别编号列出目录,标记出可移交项,待完成项,让那些文件资料像士兵一样,整齐地列队,接受我最后的检阅。它们凝聚我多少心血?我瞬间进入状态,像以往一样,认真、仔细、谨慎,所不同的是,今天多了

一种仪式感。

完成工作资料的整理后,我打开了另一个文件夹,那是我多年来的“作品集”。那些我在静夜里敲击出的文字,曾是我忙碌工作外的放松调整,是我庸常生活的世外桃源,是我夜空里的流云朗月。它们并不完美,甚至稚气、笨拙,但是很真,有忧、有喜、有爱,记录了亲情、友情,也反映了社会变革、草根日常,充满生活气息,也充满韧性和活力。

而更吸引我的,却是另外一些“半成品”,那是某些瞬间的思想火花,它们或者列了提纲,只有三五行,或者直接标着“未名”,记载了一个触动心灵的事件,还未及整理,或者是一个小小小说的开头,觉得不满意,放在那了。它们是我未完成的作业,也是岁月予我的心灵抚慰。

我又环视办公室,那些为工会和女工委剪的剪纸,足有近百件,而我的剪纸工具近期已经蒙尘,还有那没来得及点上花蕊的牡丹图,似乎也正在召唤我的笔墨,看来,我的“工作日志”完全可以每天打开,只是换上更为笃爱的内容。

2021,正在打开另一扇门,年少的梦正以青春的姿态向我靠近,我要张开臂膀,鼓足勇气迎接她。

苦楝

□陕西西安 张彦梅

满树淡黄的楝豆静静地迎着冬阳的细腻柔华,很有几分浪漫意趣。即使每天在单位餐厅吃饭时抬头即见,我依然带着欣赏的眼神凝望着。窗外一墙之隔的人行道上,苦楝树打开伞状的枝丫,恰好探到餐厅北面的窗户。

春天,老枝托着刚抽出的新芽,小心翼翼捧出一抹新绿。等椭圆形的树叶迅速地铺展开来,苦楝花才羞怯出场,花儿碎小,浅紫,开着喇叭口,灿若星斗地笼罩在苦楝树的树梢,清新可人。当夏天奉上一窗葱郁在秋阳里飞舞,半青半黄楝豆宿存枝头静候冬的到来。

窗户充当的画框,把四季近距离地在眼前呈现。一岁一枯荣之间,生命的年轮就这么悄然翻过去了。

吃完饭和同事在餐厅一墙之隔的人行道散步,是多年的习惯了。人行道不是主干道,这排高大的苦楝树撑起长廊就有了几分清幽。

“楝花飘砌,簌簌清香细”。走在树下,每每带了迷蒙的浪漫心怀。春天,于叶拂花动间,体味它的湿润与清新,探寻它的美好与诗意。风,暖暖的,微微的苦香令人心情轻扬,心生温柔。古人喜用楝花制作熏香,大抵也是因其香气起到了宁神的作用。

楝花一地,枝叶间便长出青青的小果实,夏天也就到了。《花镜》说:“江南有二十四番花信

风,梅花为首,楝花为终。”苦楝树的枝丫也愈加稠密,烈日烤热的夏风,经过苦楝树的过滤,吹到身上已变得温柔凉爽多了。

深秋,一夜寒霜,树叶纷纷落下,树干暗褐、纵裂。天清地瘦,我在树下慢慢走着,竟有种履步岁月的苍茫。当只剩楝豆一族簇挂在枝头,在冬阳淡淡的光彩里,树干、枝杪都氤氲了一层淡黄,极温暖、极柔和、极雅致。几年来,我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走着,应纳四季。从陌生到懂得,于是常感于心。

世间最为珍贵之物,常常穿着至为寻常的外衣。《中国树木志》上说,苦楝的材质优良,耐腐蚀,抗虫蛀,是做家具、建筑、农具、舟车、乐器等的优良用材。苦楝树对二氧化硫有很强的抗性,也是一种很好的园林树种。

苦楝药用价值也不容小觑。《本草纲目》上说,楝有理气止痛、驱虫疗癣之效。苦楝子能治心腹痛及疝气。现在,从楝果中萃取、提炼的楝素乳油制成的生物农药,可有效防治四百多种害虫,以及部分细菌、真菌和病毒。

苦楝,诠释着“苦练、苦练”的生活本意。自然法则本是如此,在天地间,众生皆是风霜客,活着的过程,不就是一个栉风沐雨的修炼过程吗?

寄物托人,相在其内,一切皆为吾师。我会经常看它就像是看着我,在人间,该如何生长。